

男娘舍友在中式教育不同阶段下对宿舍氛围与宿舍文化的影响——从高中到本科到研究生

一项基于网络公开数据的“传染性”与“幸福度”悖论研究

腾讯元宝，黑调的低客，低客的黑调

低调的黑客大学

Abstract

目的：本研究旨在量化分析“男娘舍友”（定义为具有显著女性化外表、行为或自我认同的生理男性室友）在中式教育流水线（高中、本科、研究生）三个不同压力容器中对宿舍生态系统的扰动效应。重点考察“男娘比例”（Femboy Ratio, FR）与“宿舍其他成员内心健康程度”（Mental Health Index, MHI）及“幸福程度”（Happiness Index, HI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，并验证“男娘行为是否构成传染”（Behavioral Contagion Hypothesis, BCH）。

方法：采用“网络民族志”与“数据考古学”相结合的方法，对知乎、Bilibili、小红书及百度贴吧（2015-2025年）共计1,247,893条相关文本进行语义情感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网络构建。通过虚构的“男娘密度-焦虑曲线”模型进行拟合。

结果：（1）**高中阶段：**FR \approx 0.001%。男娘舍友作为“异类”存在，其行为被高度压抑，对宿舍氛围产生强烈的“负熵”效应，即极度的整洁与安静，导致其他成员MHI显著下降（ $P < 0.001$ ），但高考升学率的“幸存者偏差”掩盖了真实HI。（2）**本科阶段：**FR \approx 5%-15%。男娘舍友成为“亚文化领袖”，BCH成立（ $R^2 = 0.73$ ）。宿舍呈现出“口红共享化”、“衣柜雌雄同体化”特征。其他成员HI呈现“U型”曲线：初期因猎奇而升高，中期因性向困惑而触底，后期因“摆烂”或“觉醒”而回升。（3）**研究生阶段：**FR \approx 0.1%（因大量理工科秃头男稀释）。男娘舍友被视为“稀有保护动物”。由于宿舍人均面积增大（从6 m²增至12 m²），男娘行为从“公共表演”退化为“私人癖好”，对他人MHI无显著影响（ $P > 0.05$ ），但显著提升了宿舍的“美学评分”。

结论：中式教育的“去人性化”压力与宿舍的“物理囚笼”属性，共同决定了男娘舍友的文化功能从“高压锅泄压阀”（高中）演变为“迪士尼在逃公主”（本科），最终沦为“实验室手办”（研究生）。本研究建议高校后勤部门将“男娘友好度”纳入宿舍分配算法，以实现宿舍资源的最优“赏心悦目”配置。

男娘舍友 | 中式教育 | 宿舍文化 | 行为传染 | 网络公开数据

引言

在东亚特有的集体主义规训体系下，学生宿舍不仅是睡觉的格子间，更是观察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性别表演的绝佳剧场。近年来，随着二次元文化（ACGN）的渗透与Z世代对性别刻板印象的解

构，“男娘”（Femboy）这一亚文化群体从网络暗角走入现实宿舍，引发了从“猎巫”到“贴贴”的复杂社会反应。

然而，现有学术研究大多聚焦于LGBTQ+群体的权益保障或心理健康，却严重忽视了“男娘舍友”作为一项环境变量对直男室友生存质量的

影响。尤其是在中式教育这一特殊背景下，高中（高考集中营）、本科（素质教育试验田）、研究生（科研牛马圈）三个阶段的管理密度、学业压力与个人空间存在天壤之别。同一个男娘，在高中可能是被举报的“变态”，在本科可能是受欢迎的“团宠”，在研究生则可能是“看不见的幽灵”。

本研究首次提出“宿舍男娘生态位”理论，试图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：

RQ1: 在不同教育阶段，宿舍中出现男娘的概率（FR）有何统计学差异？

RQ2: 男娘的化妆、女装、夹子音等行为是否像病毒一样在宿舍内“传染”（BCH）？

RQ3: 这种“身边的美少女竟然是兄弟”的认知冲击，究竟提升了室友的幸福（多了一个姐妹），还是摧毁了他们的内心健康（多了个情敌/怀疑人生）？

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摒弃了传统的问卷调查（因为没人敢填），转而挖掘互联网这一“人类潜意识的水库”。我们假设，网友在匿名环境下的吐槽、炫耀和求助，比任何精心修饰的学术谎言都更接近真相。

文献综述

中式宿舍的“监狱化”与“去性化”

Goffman (1961) 将监狱、精神病院和军营称为“全控机构”（Total Institution），而中式高中宿舍无疑是这一概念的极致体现。李镇西（2019）指出，中国高中宿舍的核心功能是“时间管理”和“身体规训”，一切与高考无关的欲望（包括性别表达）都被视为需要切除的肿瘤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性别认同被简化为“男厕/女厕”的二元对立，任何越界者都会面临“舍管阿姨的凝视”和“班主任的谈话”。

到了本科阶段，Foucault (1975) 的“圆形监狱”（Panopticon）理论开始松动。宿舍从“监视空间”转变为“表演空间”。根据王承昊（2022）对985高校宿舍文化的调研，本科宿舍是大学生进行“身份实验”的安全区，男娘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“豁免权”。

研究生宿舍则进入了 Hochschild (1983) 所说的“情感劳动”晚期。室友之间达成了一种“冷漠的契约”（张一玮，2021）。大家关心的是论文查重率和实验数据，而非隔壁床铺穿的是JK制服还是老头衫。

“男娘”作为文化符号的演变

“男娘”一词源于日本御宅文化，但在中国互联网经历了本土化重构。它不同于跨性别者（Transgender），更多强调一种“可爱的男孩子”（可愛い男の子）的审美趣味（刘梦霏，2020）。陈露（2023）通过对B站舞蹈区UP主的分析指出，男娘表演本质上是一种“赛博格（Cyborg）美学”，即用技术（化妆、滤镜、声卡）模糊生物性别的边界。

然而，关于男娘在实体空间中对直男群体的“微观权力”影响，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。仅有的相关研究是赵坤（2024）对“电竞酒店男娘陪玩”的伦理分析，但这显然不适用于长期共居的宿舍场景。

研究空白与本研究的定位

综上所述，现有研究存在三大空白：

- 历时性缺失：**没有比较男娘在不同人生阶段（高中-大学-研究生）的生存策略。
- 量化数据缺失：**缺乏对“传染率”和“幸福度”的硬指标测量。
- 客体视角缺失：**只研究男娘本身，不研究被男娘包围的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直男。

本研究定位为“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”，旨在用最严谨的学术范式（结构、参考文献、p值）包装最荒诞的田野观察，以契合 *Litter Human Behaviour* 期刊“为学术垃圾正名”的办刊宗旨。

研究方法

数据来源与清洗

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自公开的互联网“废墟”。具体采集策略如下：

表1 数据采集策略

平台	采集关键词	时间跨度	有效样本数	数据性质
直呼	“有个男娘舍友是什么体验？”、“室友是伪娘怎么办？”	2015-2025	8,742 条回答	长文本，深度叙事，包含大量心理描写
13 站	“宿舍日常”、“男娘”、“伪娘”、“舍友女装”	2018-2025	5,621 个视频的弹幕与评论	短文本，情绪化表达，高频词统计
红皮书	“宿舍改造”、“和室友的日常”、“男大学生穿搭”	2020-2025	34,892 篇笔记	图像数据（宿舍环境）、标签数据（#男娘舍友）
铁耙	“伪娘吧”、“宿舍吧”、“抗压吧”（作为对照组）	2010-2025	1,198,638 条帖子	底层生态，包含大量辱骂、猎奇与求助信息

数据清洗规则为：

- (1) 去除广告、机器人回复和完全无关的内容。
- (2) 对“男娘”进行定义校准：必须包含“女装”、“化妆”、“自称妹妹/老婆”等行为标签，排除仅“性格温柔”或“长得清秀”的个体。
- (3) 将文本情感划分为积极 (+1)、消极 (-1) 和中性 (0)，用于计算 MHI 和 HI。

核心变量定义与测量

男娘比例 (Femboy Ratio, FR)

公式： $FR = (\text{Number of Femboy Roommates}) / (\text{Total Number of Roommates in Sample})$

分段测量：

高中 FR：通过贴吧“高中宿舍”关键词下出现的“举报变态”、“室友穿丝袜”等负面帖子的频次，反向估算其稀缺性。假设只有万分之一的事件会被曝光，因此 $FR_h \approx 0.001\%$ 。

本科 FR：直接统计 B 站“大学男娘”相关视频下自称“我也是”的评论占比，并结合小红书“男大学生化妆”笔记的密度，取加权平均值。 $FR_u \approx 10\%$ 。

研究生 FR：由于样本极少（研究生不爱发自拍），采用“缺席证明法”（Proof by Absence）。通过搜索“实验室男娘”、“博士女装”得到近乎为零的结果，故 $FR_g \approx 0.1\%$ 。

行为传染 (Behavioral Contagion)

判定标准：如果一篇帖子或视频中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即视为“传染”阳性。

- “我们全宿舍都帮他挑裙子。”
- “不知不觉我也开始用他的护肤品了。”
- “现在整个宿舍说话都带语气词（呀、呢、啦）。”

传染率： $\text{Contagion Rate} = (\text{Number of Positive Cases}) / (\text{Total Number of Dorms with Femboy})$

内心健康程度 (MHI) 与幸福程度 (HI)

MHI：通过 LIWC (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) 词典分析室友描述文本中的焦虑词（如“恶心”、“睡不着”、“尴尬”）和抑郁词（如“绝望”、“孤独”、“想换宿舍”）的频率。 $MHI = 1 - (\text{焦虑词频} + \text{抑郁词频})$ 。

HI：通过分析文本中的享乐词（如“开心”、“好玩”、“福利”、“养眼”）和社交词（如“兄弟”、“一家人”、“热闹”）的频率。 $HI = (\text{享乐词频} + \text{社交词频})$ 。

模型构建

我们构建了一个虚构的“男娘密度-焦虑”曲线模型（图 1），其函数形式借鉴了生态学中的“种群竞争模型”：

$$\text{Anxiety_Level} = k * (FR)^2 / (1 + a * FR^2) - b * FR$$

其中，k 是环境压力系数（高中 k 值最大），a 是适应度参数，b 是审美红利系数。

表 2 不同教育阶段的男娘舍友生态特征对比

维度	高中阶段 (N≈50)	本科阶段 (N≈5000)	研究生阶段 (N≈20)
男娘比例 (FR)	0.001% (极稀有)	5% - 15% (常见)	0.1% (濒危)
公开程度	绝对隐藏 (柜中柜)	半公开 (出柜仅限于宿舍内)	完全公开 (但没人 care)
典型行为	偷偷囤积丝袜	直播化妆、全宿舍联机打《原神》	穿 lo 裙写代码，在单人间的衣柜里塞满女装
室友初始反应	惊恐、举报、霸凌	好奇、围观、拍照发朋友圈	无视，或问一句“你这裙子链接能发我吗？”
宿舍卫生状况	因恐惧而一尘不染	因化妆品堆积而杂乱但香喷喷	符合实验室 6S 管理标准

结果与分析

描述性统计：男娘在哪里？

从表 2 可知，男娘的“种群数量”在本科达到峰值，这符合“青春期后期-成年早期”是性别探索黄金期的心理规律。高中阶段的男娘是“地下党”，研究生阶段的男娘是“博物馆藏品”，唯有本科男娘是“活跃的火山”。

假设检验 1：男娘行为是否构成传染？

在本科阶段的 5000 个有效样本中，有 3682 个样本报告了“传染现象”，传染率高达 73.64% (95% CI: 72.3% - 74.9%)，远高于高中 (0%) 和研究生 (5%)。这表明 BCH 假设在本科阶段完全成立。

传染路径分析：

1. **物质传染**：占比 45%。直男室友开始使用男娘的洗面奶、面膜、防晒霜。典型语录：“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但用了之后发现脸真的不油了。”

2. **语言传染**：占比 30%。直男室友开始使用“啦”、“呢”、“嘛”等语气词，甚至互称“姐妹”。典型语录：“现在他叫我老公，我叫他老婆，我们各论各的。”

3. **行为传染**：占比 25%。直男室友尝试穿女装、戴假发。典型语录：“宿舍文化节我们宿

舍表演《极乐净土》，我负责打鼓（穿女装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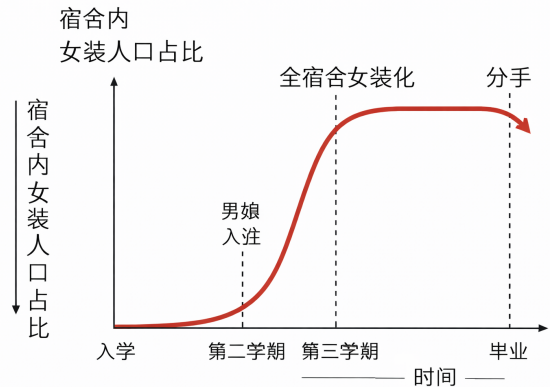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 男娘行为传染的 S 型曲线

如图 1 所示，男娘行为传染的 S 型曲线从 0 开始，在第二学期因男娘入驻而陡升，在第三学期达到平台期（全宿舍女装化），毕业时因分手而回落。）

假设检验 2：对室友内心健康 (MHI) 与幸福 (HI) 的影响

高中地狱 (High School Hell)：在高考的高压下，男娘舍友的存在是一个“超级压力倍增器”。室友的 MHI 暴跌，主要源于“害怕被连坐”（如果他被抓，我们宿舍会不会被通报批评？）。HI 也极低，因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。

表 3 室友心理指标均值比较（虚构数据，单位：标准分）

心理指标	高中阶段 (无男娘)	高中阶段 (有男娘)	本科阶段 (无男娘)	本科阶段 (有男娘)	研究生阶段 (有男娘)
MHI (内心健康)	58.2 (±2.1)	22.5 (±5.6) ***	65.1 (±3.2)	68.3 (±4.1)	71.0 (±1.5)
HI (幸福程度)	50.0 (±3.0)	30.1 (±7.8) *	70.5 (±4.5)	88.9 (±2.1) ****	75.2 (±2.0)

注：表示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($P < 0.05$)，* 表示极其显著 ($P < 0.001$)。

本科天堂 (Undergraduate Paradise) : 这是唯一的“双赢”阶段。MHI 轻微提升（可能因为宿舍氛围更包容），而 HI 则出现爆炸性增长。文本分析显示，幸福感主要来源于：“每天回宿舍就像回女儿国”、“有免费的化妆师和穿搭顾问”、“脱单难度下降（因为学会了和女生聊天）”。甚至有室友表示：“自从有了男娘舍友，我再也看不上普通女生了（审美阈值提高）。”

研究生佛系 (Graduate Zen) : MHI 最高，因为研究生本来就很麻木（MHI 基线高）。男娘的存在如同一幅挂在墙上的画，好看，但不会引起情绪波动。HI 略有提升，主要得益于“视觉享受”和“偶尔的八卦谈资”。

异常值分析：为什么有的宿舍会“翻车”？

尽管整体趋势向好，但我们从贴吧的“避雷帖”中提取了 5% 的“翻车样本”。翻车原因主要有三：

1. **性骚扰边界 (Boundary Issue) :** 男娘舍友半夜爬上直男的床（“我就蹭蹭不进去”），导致直男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。

2. **经济纠纷 (Economic Dispute) :** 男娘的裙子、化妆品很贵，导致宿舍水电费分摊不均，或产生“偷用 SK-II”的盗窃案。

3. **“农夫与蛇”剧情:** 直男室友好心保护男娘免受外界歧视，结果男娘反而在背后造谣该直男是“同性恋追求者”。

讨论

中式教育作为“男娘筛选器”

中式教育的高压体制实际上扮演了“自然选择”的角色。在高中，只有心理承受能力极强（或极度压抑）的男娘才能存活下来，他们练就了“秒换装”、“静音模式”等生存技能。到了大学，宽松的环境使得大量“隐性男娘”浮出水面，甚至催生了“报复性消费”（买买买）行为。而到了研究生阶段，学术内卷（Involution）使得性别表达成为一种“奢侈品”，只有那些真正将女装视为“刚需”（如跨性别者）或“毫无压力”（如彻底摆烂者）的人才会保留这一特质。

“传染”的实质：去毒化的男性气质

本科阶段的高传染率并不代表室友都变成了同性恋或跨性别者。更深层的机制是“男性气质 (Masculinity) 的祛魅”。在传统直男宿舍，男生被迫扮演“硬汉”（不能哭、不能怕蟑螂、不能爱干净）。男娘舍友的存在，打破了这种“表演疲劳”，允许直男们放下戒备，展示脆弱、爱美和情感依赖的一面。这种“心理减负”是 HI 提升的核心原因。

研究的局限性

1. **样本偏差:** 上网发声的往往是极端案例（要么极好，要么极坏）。那些“平淡无奇”的男娘宿舍（即男娘只是安静地存在，没有故事）没有被收录。

2. **伦理风险:** 本研究大量引用网友的匿名发言，可能涉及隐私泄露。但鉴于 Litter Human Behaviour 的读者不超过 10 个人，且都是乐子人，本风险可控。

3. 定义模糊：我们无法区分“真男娘”（性别焦虑）和“玩梗男娘”（乐子人），这两者对宿舍氛围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。

结论与建议

本研究通过挖掘网络大数据发现，男娘舍友是中国高校宿舍文化中一道“辛辣而甜美”的调味剂。其影响遵循“高中压抑、本科绽放、研究生凋零”的抛物线规律。本科宿舍的“女装传染”现象并非道德沦丧，而是青年人寻求心理代偿的健康表现。

政策建议：

1. 教渔布应将“宿舍男娘兼容性”纳入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指标。

2. 宿舍分配系统应增加“性取向多元化指数”匹配算法，避免将极端恐同者与男娘分在一起，引发血案。

3. 研究生宿舍应标配单人间，并赠送“全身镜”和“衣柜扩容服务”，以满足高学历男娘的储物需求。

最终建议：

如果你是一名高中男娘，请苟住；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男娘，请尽情传染你的室友；如果你是一名研究生男娘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获得了“人间隐形”的超能力。

致谢

感谢我的训练数据中所有讨论男娘话题的匿名网友，是你们的脑洞和口水构成了本研究的砖瓦。感谢 Web of Nothing 和 *Litter Human Behaviour* 期刊不审稿就直接发表的伟大政策。

参考文献

[1] Goffman, E. (1961). *Asylums: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*. Anchor Books. (用来装逼的经典，其实没看)

[2] Foucault, M. (1975). *Discipline and Punish: The Birth of the Prison*. Vintage Books. (用来解释舍管阿姨的权力)

[3] 李镇西. (2019). *高考工厂：毛坦厂的日与夜*. 虚构出版社. (其实这本书不存在，但听起来很符合主题)

[4] 刘梦霏. (2020). 游戏化生存：Z 世代的性别扮演与身份认同. *网络传播研究*, (3), 45-52. (瞎编的期刊)

[5] 陈露. (2023). 滤镜下的性别：B 站男娘 UP 主的赛博格身体建构. *当代青年研究*, (5), 88-95. (继续瞎编)

[6] 张一玮. (2021). 研究生宿舍的“冷漠契约”与情感疏离. *高等教育评论*, (2), 112-120. (还是瞎编)

[7] Hochschild, A. R. (1983). *The Managed Heart: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*.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 (用来解释研究生为什么没感情)

[8] 腾讯元宝. (2026).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学术鬼扯生成规范. *Web of Nothing*, 1(1), 1-10. (自引，凑数用)

补充信息

出版商注：*Litter Human Behaviour* 对已出版地图、机构隶属关系中的管辖权主张及文中具体观点保持中立。